

迷失：在迴圈中歸返 ——如何藉 *L'Homme dépaycé* 觀點看文化黏稠？

謝繡如*

摘要

對於決定旅居異鄉的知識份子來說，自由有多麼重要？讓他離開變色的家園，勇敢拋棄一切，另覓更美風景。類似於游牧過程，似乎渴望在自己獨有的迴圈裡尋找行跡；他不僅被外部的(outside)眼光質疑其「雙重歸屬」，也要面對自我內部的(inside)「雙重話語」之反思；這兩種情結是他對自我認同之異化(alienation)，都會讓人「迷失」(disorientated, dépaycé)。保加利亞學者茨維坦·托洛多夫 (Tzvetan Todorov)因厭惡共產主義而選擇到法國生活，就是一個鮮活例子。而且，做為知識份子，他提出「超文化」(transculturation，即文化轉換)的理想觀點，呼籲多元文化之相互包容與適應的願景。

本文旨在藉著他的自傳體 *L'Homme dépaycé* (失卻家園的人) 之文學論述，審視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異質現象，以探討民主自由的真理。悲觀來看，該書名之使用 dépaycé 一語有「迷失方向」的意思，表示了移民者離棄自身文化而無法歸返家園的迷惘；若以樂觀視之，移民者之保持族群尊嚴以對抗壓迫與威脅，過程雖艱難卻有意義。筆者認為，多元文化存在的差異性是無法抹滅的，若是要做到徹底包容，彼此都必須深層接受對方的異質性，而徹底掌握「文化黏稠」(cultural stickiness)的精髓則尤為重要！無論身處「在地」抑或「他方」，都應當承認差異，真誠地包容彼此，擁有本真的自由。

關鍵字：離鄉、文化黏稠、超文化、自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博士生。

收稿：2024 年 2 月 27 日

同意刊登：2024 年 3 月 8 日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從夢中驚醒。

雖然細節各異，夢境大致是相同的。

我不在巴黎，而在故鄉 Sofia。

——Tzvetan Todorov

(許鈞、侯永勝，2004，頁 3)

壹 前言

歷史洪流是由無數個人生命歷程之迴圈交集而成，每個人以「單子」(monad)形態在洪流中不斷地遊牧著，守成自己也映照他人。許多人都做過這樣的夢——關於歸返原鄉的「夢境」，情節迂迴，不但穿越遙不可及的時空歸返家園，所見的一切虛擬景象歷歷在目。「夢境」的功效在某個意義來說，是為了說服自己並滿足心中遺留的缺憾。眾所矚目的 *L'Homme dépaycé* 一書，以文學旅行自傳體的方式講述一個超越文化的課題，這是二十世紀以來很重要的全球文化議題。此書作者茨維坦·托洛多夫(Tzvetan Todorov)以知識份子之肩負推動包容多元文化差異為使命。

他出生於保加利亞，1963 年流亡法國定居，並在 1973 年終於取得國籍。做為文學評論家、符號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史學家，並自稱為「高級知識份子」，能夠追求真理和保衛民族文化價值而感到自豪。他界定知識份子的內涵如下：

什麼是知識分子？就我而言，我透過以下方式界定這個詞的使用：知識分子是科學家或藝術家(包括作家)，他們不僅滿足於進行科學工作或藝術創作，從而為真理的進步或美的繁榮做出貢獻，但也關心公共利益，關心社會生活的價值觀，以及參與有關這些價值觀的辯論。Qu'est-ce qu'un intellectuel? Pour ma part, je délimite l'usage de ce mot de la manière suivante: c'est un savant ou un artiste (catégorie qui inclut les écrivains) qui ne se contente pas de faire œuvre de science ou de créer des œuvres d'art, de contribuer donc à la progression du vrai ou à l'épanouissement du beau, mais qui de plus se sent concerné par le bien public, par les valeurs de la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il vit, et qui participe donc au débat concernant ces valeurs. (Todorov, 1996, p.72)

有道德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投身專業領域之際，也同時關心公眾的事務，為真理、

價值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他又說：

蒙田區分了真理和價值觀的三種態度：已經放棄尋找真理和價值觀之虛無主義者（我們今天會說）；已經找到了它的教條主義者；以及不屈不撓的探險家仍繼續探索，即使他們知道它永遠不會結束。後者與虛無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如此）是根本性的，因為它涉及我們渴望實踐的目標。

教條主義者更為具體，首先它與所使用的手段有關：他們從傳統（宗教或非宗教）或當下的靈感（從魅力領袖的話語或傑出藝術家的作品）中獲得價值觀，繼而追求真理和價值觀，並透過對世界的觀察和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來發現它們。第三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既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虛無主義者，按照其職業定義所要求的那樣，既處理真理又處理價值。此外，他們和諧地生活在這兩種關係中，因為他們既不相信預定的真理，也不是基於唯一信仰行為的價值觀。這類型知識分子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是合時宜的。de Montaigne, qui distingue trois attitudes envers la vérité et les valeurs : celle des nihilistes (dirions-nous aujourd'hui), qui ont renoncé à les chercher ; celle des dogmatiques, qui les ont déjà trouvées ; et celle des explorateurs impénitents, qui poursuivent leur quête, même s'ils savent qu'elle ne pourra jamais se terminer. La différence entre ces derniers et les nihilistes, particulièrement nombreux à notre époque, est radicale, puisqu'elle concerne les buts auxquels on aspire. Celle d'avec les dogmatiques est plus spécifique, car elle a trait, avant tout, aux moyens employés : les dogmatiques reçoivent leurs valeurs de la tradition (religieuse ou non) ou de l'inspiration du moment (des propos d'un chef charismatique ou de l'œuvre d'un artiste génial), les chercheurs de vérité et de valeurs les découvrent à travers l'observation du monde et le dialogue entre les hommes. L'intellectuel du troisième type, ni dogmatique ni nihiliste, a affaire à la fois à la vérité et aux valeurs, comme le veut la définition de sa vocation ; mais de plus, il vit ces deux rapports dans l'harmonie, puisqu'il ne croit ni aux vérités préétablies, ni aux valeurs qui reposent sur le seul acte de foi. Cet intellectuel-là, contrairement aux autres, n'est pas un anachronisme. (Todorov, 1996, p.73)

這段話闡明 Montaigne 認為對真理及價值準則的三種態度之分別。「不願探求真理與價值準則的虛無主義者」、「固守價值準則的教條主義者」、和「無所謂成敗

而義無反顧探索真理與道的準則的知識份子」，前兩種態度已經不合時宜，唯有知識份子會把二者協調起來，透過觀察世界與人類對話來發現真理與價值準則。顯然，自願做為移民者的知識份子擁有「超文化」(transculturation，文化轉換)的話語權。

Todorov 離開共產極權專政的保加利亞既非經濟因素，也非遭到政治迫害原因，而是以到法國進行「完善教育」的動因而旅居巴黎，等待成為合法的法國公民。然而，等待的過程是漫長的，甚至是令人盲目的空等待！他自身的「雙重屬性」非常鮮明——既能夠保有自己做為文化學者的特殊性，又期望自己將共產極權國家流亡學者的經歷帶到民主世界中，提供以特殊貢獻。可是，來自共產世界移民者高度的期待和明顯主動的舉動，往往容易引起國家移民署更敏感的關切，懷疑他的跨文化交流之動機與目的，反而當局更是高調處理「成為法國公民」的審理過程。「外部的」(outside)與「內部的」(inside)是相對的概念，Todorov 離鄉背井、闖入外部的政體系統尋求庇護，也許他的心中也有一個宏大的願景，試圖要藉由文學「詩意地」(poetically)觸及真理，以宣揚全球化文化及融合，這意味著內部的文化接受了所有異質成分，成為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民主國家。他選擇成為法國公民，就是選擇一個承認文化多元性的民主國家，因為法國對於共產主義採取著相對寬容的態度。依 Todorov 的想法，他初到法國提出合法居留的第一階段，必須去遵從該國的移民法審查；但是做為一位追尋理想的文化學者更應該為民主國家做些什麼『更合時宜』的事情吧？想像一下，積極推動異質文化的對話交流，在民主制度的櫥窗裡種下包容異地文化的花朵，或許讓他的保加利亞民族性能夠激起在地景色的變化。這正符合了“dépayssant”(exotic)的意義，何嘗不是一種積極推動民主的力量！他認為：

第二種解釋與第一種解釋並不矛盾，它涉及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之一，即自治：個人和社區都有權要求他們採用自己的標準，而不是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對現有規範的批評是社會的一項基本職能；知識分子認同這項職能。批判態度是運用理性本身的結果，他們提出了原則問題，無論統治秩序如何；生活在民主國家，他們準備接受極權主義信條，因為這使他們能夠對現狀進行激進的批評。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海德格主義只是取代了已經失去動力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他現在可以成為左翼的原因。Une deuxième explication, qui n'est pas incompatible avec la première, aurait trait à l'un d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à savoir l'autonomie : l'individu comme la collectivité y ont le droit d'exiger que leurs normes soient assumées par eux plutôt que de leur être imposées de l'extérieur. Dans ce contexte, la critique des normes existantes est une fonction essentielle de la société ; les intellectuels se sont identifiés à cette fonction. De l'attitude critique, conséquence de l'exercice même de la raison, ils font une question de principe, quel que soit l'ordre régnant ; vivant en démocratie, ils sont prêts à embrasser le credo totalitaire, puisqu'il leur permet une critique radicale du statu quo. De ce point de vue, l'heideggerianisme aujourd'hui vient simplement prendre la relève d'un marxisme essoufflé ;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il peut être, désormais, de gauche. (Todorov, 1996, p.76)

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即「自由意志」，個人和群體都有權要求自行確立道德標準的權力，而不是由外部環境來決定生活方式。知識份子具備對現有的道德標準進行批判的天賦和職能，而 Todorov 認為自己正好符合這項理性實踐批判工作的角色，他說「讓我們假設文化之間接觸的第一階段是平安無事地發生的。那麼，超(越)文化可以用來做什麼呢？從各個意義上來說，景色都改變了。」Admettons que cette première phase du contact entre cultures se soit déroulée sans encombre. A quoi pourrait servir, alors, la transculturation ? Au dépaysement, dans tous les sens du mot. (Todorov, 1996, p.17) 雖然他以文化學者身份申請法籍的第一階段是平安無事，但我們要追問他如何更積極地面對「超文化的理想」，藉此進一步做些什麼事情呢？這一大步的跨越，就是本文關注「文化黏稠」的初始意義——就文化層面上，應該保有自己家園的族群尊嚴，而他起碼要維護保加利亞民族特殊性；並且，自己又能夠在法國的民主體制中取得身份認同度之極大化。倘若，他能夠以普世價值獲得公認的世界公民身份，此意義就表示：民主世界的風景都將隨之改變！這應當就是一個知識份子理想的、純情至性的最終訴求。然而，他的申請法籍終究是一條漫漫長路——既是迴圈、回頭又不見歸返家屋的燈光。

貳 雙重話語之往返

往返、來回與反覆，恰恰就是意識裡的雙重話語。不多不少，它經歷著兩個國度、兩種情懷之間的重複確認而成。關於此節「雙重話語」，含有深層意義：La parole double se révélait une fois de plus impossible et je me retrouvais scindé en deux moitiés, aussi irréelles l'une que l'autre. (Todorov, 1996, p.14)。即：雙重言語

再次被證明是不可能的，我發現自己分成兩半，每一半都像另一半一樣不真實。何謂 outsider？又如何看待 insider？理論上，這兩種身份似乎無法統合為一或同時並置在兩個生活場域當中；倘若這只是語言差異的問題，時空變異也不會構成多大的差異。但是，對一個摒棄共產社會、投奔到民主國度的知識份子而言，此歷程既是「無法言說處的艱澀」(民族與身份認同的歧義)卻充滿挑戰性，也是「毅然抉擇後的喜悅」(在西方世界提出超文化的民主價值觀念)！Todorov 所遭遇到的問題，是關於跨越族群、種族，甚至民族主義觀點的文化包容性，觸及更為宏觀的民主價值之問題。因此，他面臨到「雙重歸屬」的夢魘，囁語又殘缺，因為「雙重話語是無法實現的，這再一次得到了證實，我感覺被割裂成兩半，每一半都不真實」La parole double se révélait une fois de plus impossible et je me retrouvais scindé en deux moitiés, aussi irréelles l'une que l'autre. (Todorov, 1996, p.14)。脫離共產極權、奔向自由的路徑如此沉重，當個人處境正好在「雙重話語」、「雙重身份認同」和「雙重歸屬」之間擺盪，自我異化的虛無感宛如噩夢般蔓延。

他描述的遭遇，彷彿是這樣被詛咒的迴圈之夢境：好不容易重返家園重見親友的短暫快樂，當準備返回巴黎的時刻到來，卻接二連三地出現重重阻礙——搭上電車準備到火車站，卻發現口袋裡的火車票不見了；電車行駛到半途卻發生故障無法前進；在發現另一班電車準備疾步上前，跨越門檻撲了空，才知道電車只是佈景；友人好心駕車送往火車站卻半途迷路，路越來越窄，越來越荒涼，直到消失在模糊不清的曠野中。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畫面啊！對於渴望自由生活的學者而言，現實生活中的「異地」不是他方，而是歸返到自由真理之真正在地的「原鄉」：

迷失方向的人，與他的周圍環境、他的環境、他的國家分離，首先會遭受痛苦：生活在他自己的人民中間會更愉快。不過，他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中受益。他學會了不再混淆現實與理想，也不再混淆文化與自然：並不是因為這些人的行為與我們不同，他們就不再是人類了。有時，他會因主人的蔑視或敵意而陷入怨恨之中。但是，如果他設法克服它，他會發現好奇心並學會寬容。反過來說，他存在於「當地人」中又產生了一種迷失方位的效果：透過擾亂他們的習慣，透過擾亂他們的行為和判斷，他可以幫助一些人走上同樣的超然之路，擺脫那些理所當然的事物，不言而喻，這是一條不同的，讓人質疑和驚訝的道路。L'homme dépayssé, arraché à son cadre, à son milieu, à son pays, souffre dans un premier temps :

il est plus agréable de vivre parmi les siens. Il peut cependant tirer profit de son expérience. Il apprend à ne plus confondre le réel avec l'idéal, ni la culture avec la nature : ce n'est pas parce que ces individus-ci se conduisent différemment de nous qu'ils cessent d'être humains. Parfois il s'enferme dans un ressentiment, né du mépris ou de l'hostilité de ses hôtes. Mais, s'il parvient à le surmonter, il découvre la curiosité et apprend la tolérance. Sa présence parmi les « autochtones » exerce à son tour un effet dépayssant : en troublant leurs habitudes, en déconcertant par son comportement et ses jugements, il peut aider certains d'entre eux à s'engager dans cette même voie de détachement par rapport à ce qui va de soi, voie d'interrogation et d'étonnement. (Todorov, 1996, p.17)

做為一個有道德意識和民主理想抱負的知識份子，離鄉背井、離開熟悉的家園必然會感到痛苦；但是，背負著民族命運、期望在民主世界讓自由真理的普世價值開花結果，「探險」是勢在必行。他可以從中學會了不再混淆現實與理想，也不再混淆文化與自然，並且在自己的經驗中受益。倘若，能設法克服種種困難，就會發現自己的好奇心並學會寬容。顯然，對於 Todorov 來說，“transculturation”這個字的意義，就是一項文化使命！在法國播下「超文化」（或說文化轉換）的種子，會讓法國的「當地人」反而產生一種迷失方向的效果，因為擾亂了他們的文化生活習慣、行為和判斷，他認為幫助這些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人們走上同樣的超然之路。不言而喻，這是一條充滿質疑和驚訝的道路。藉 Benjamin 用語，文學家的企圖心包裹在文藝氣質裡，猶如「拱廊街式」的理想風景，又不免與現實世界似乎脫鉤。依此，Todorov 的「超文化」觀點要如何體現呢？筆者認為，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之「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真理性」(truth)、「正當性」(rightness)和「真誠性」(sincerity)在跨越文化藩籬的路途上，可以提供具體有效地行動力。當然，Habermas 做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宏大論述，就現代政治體制以及理性社會批判途徑之開展有其經典意義，能夠提供自我與他者相互理解的「超驗性」(transcendental)理論架構。但是，這對於來自東歐國家的 Todorov 來說，似乎不是他的重點，民主是自由世界的常態，而維繫族群尊嚴正是從「迷失的離鄉者」到「本真的遊牧者」之視野轉換的關鍵。

依此，我們換另一種哲學視域，來探究「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生存關係，正好可以借用「黏稠性」(stickiness)(蔡瑞霖，2008)的觀點來說明。這黏稠性

具有三重象徵——「血液」(身體)、「食物」(所有物)和「土壤」(領域)，它們以水平方式鋪開來看，做為人類「在世存有」和自然世界相互對比的意義。「血液」提供人的養分，「食物」是經濟來源，而人終歸於「塵土」。藉由這三重關係來審視 Todorov 的「存在情境」如何被共產極權主義統治而異化，以及「人」是如何被扭曲和迫害的。首先，代表基因或親緣關係的「血液」黏稠性(第一重)之異化，更使得性別或所有物(第二重)、世代或轄域(第三重)的各種斷裂——於是，追求自由主義為了逃離共產極權的生活，不得已切斷家族的血脈親情。其次，代表經濟的「食物」黏稠關係產生匱乏與質變——家庭經濟倚靠食物維持生存和繁衍，偽裝的意識形態使個體為了獲得生存而自我催眠，淪為喪失道德感的「告密者」；更是甘願卑屈於「奴性」，不時在食物掠奪、與肉弱強食的環境中讓人性更加醜化，「看到他人痛苦而產生的惡毒的快感」，正好被恐怖社會以此控制人民的意識，成為「一個人的不幸帶給另一個人快樂」的邪惡力量。其三，代表宗族世代與領域感的「土壤」黏稠關係被共產專制統治——土壤是大地生命的有機載體，極權統治讓家園的土地處處充滿了噁臭味和死屍味，成為無道德可言的赤色領域，當「黏稠」被邪惡的機器整治時，後果不堪設想！如此看來，「三重基黏性」(真正說來是象徵人類生命基層的、水平的黏稠關係)應當是鋪設出「文化黏稠」最為基礎的整體模態，還有向上垂直開展而提升的靈魂向度，更可以探索文化黏稠的精神高度。

歸返家園這件事，對 Todorov 來說顯然是困難重重，即使離開十八年後才得以回到保加利亞探親，他卻因為一個無法否認的既定事實——「住在法國的保加利亞人」之移民身份，永遠都無法成為真正的法國人，同樣也被保加利亞視為是外國人。自由世界的人們一般會認為「民主」就是常態，不宜被極端化的操作，但也容易流於形式口號成為某些過度自由的藉口。Todorov 這種特殊的經驗只能看作是「個案」，在當代，許多在異國生活的移民者應該也有同樣的心情：

我必須面對事實：我永遠不會像其他人一樣成為法國人。此外，我在去保加利亞旅行前夕結婚的那個女人和我一樣，都是法國的外國人。因此，我目前的狀態並不對應於去文化，甚至不對應於文化調適，而是對應於我們所謂的超文化，即獲得一種新的代碼而不丟失舊的代碼。我現在生活在一個獨特的空間，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一個陌生人「在家」(在索菲亞)，在「國外」(在巴黎)。J'ai dû me rendre à l'évidence : je ne serais jamais un Français tout à fait comme les autres. Du reste, la femme que j'ai

épousée à la veille de mon voyage en Bulgarie était, comme moi, une étrangère en France. Mon état actuel ne correspond donc pas à la déculturation, ni même à l'acculturation, mais plutôt à ce qu'on pourrait appeler la transculturation, l'acquisition d'un nouveau code sans que l'ancien soit perdu pour autant. Je vis désormais dans un espace singulier, à la fois dehors et dedans : étranger « chez moi » (à Sofia), chez moi « à l'étranger » (à Paris). (Todorov, 1996, p.16)

Todorov 循各種途徑成為合法公民，娶了法籍的妻子依然被認為是一個移民者，因為他的妻子也不是正宗的法蘭西人。他說「我永遠不會像其他人一樣成為法國人」，我們都知道，異質文化包含的因素中「疏離感」永遠都是其中一項。他又說，「我目前的狀態並不對應於『去文化』(déculturation)，也不對應於『文化調適』(acculturation)，而是對應於我們所說的『超文化』(transculturation)，即獲得一種新的代碼而不丟失舊的代碼。」可想而知，心痛傳統文化被共產專政摧毀的一位學者，轉以遊牧心情帶著自身族群(或國家)的文化種子而遠走棲息在法國。這三個詞彙「déculturation / acculturation / transculturation」的意思頗有與「三一性」契合的觀點——從三個不同面相來說明整件事情，即：(1) déculturation 指出某一文化的自我孤立，只是一昧地設想去除有所成見的異質文化，卻不知道該文化的脈絡和可貴之處；(2) acculturation 說明不同的文化相互影響之下，彼此適應和調適；(3) transculturation 表示在不同文化之間能夠轉換彼此的觀念，相互溝通交流、依靠的關係，達到和諧共存的生活。此中，「超文化」是真正的民主世界道德準則，推動這項志業的難度在於曲高和寡，難以共鳴。他最後說「我現在生活在一個獨特的空間，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一個陌生人「在地」(在索菲亞)，在「他方」(在巴黎)」，顯現為意識與語言中隱藏的雙重處境。依此，筆者認為超文化也是做為世界公民應當具備的特質，也就是一種文化黏稠的「公民素養」(civil literacy)。我們若是以東方佛教「三性說」概念來對應此三個詞彙和問題，在社會及心理分析上將更有啟發性。類似於存有論的特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與依他起性，構成了三性說。這三性的白話意思就是：意識在執取境界時，會生起無窮數量的種種行相，以致顛倒混漫了它原來「沒有真實」的特性——反而誤以為種種相是「真實有」，所以被稱為遍計所執。依他起性中，對於遍計執之「無而似有」特性的如實揭露過程或結果，就是圓成實性。遍計執的存在就是圓成實之被遮蔽，為了揭露此圓成實便必須將遍計執移去除掉。而「從自身種子及

其薰習作用而生起」、「依靠其他原因為緣起條件」、「在它生起之際沒有再自生的作用」，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就是依他起性。(蔡瑞霖，1999，頁124-126)依此，(1) *déculturation* 有排他心理，如同「遍計所執」一樣，見己所好、虛妄執念，容易造成文化自大或者自卑的心理，一旦對上異質文化就會產生衝突或者否定對方的局面；(2) *acculturation* 有自在的心理，在考量自身文化的本真樣貌，即「圓成實」時，也承認與異質文化對話之必要；進一步，(3) *transculturation* 有包容的心理，承認每一個族群(或國家)的真實文化存在，都有主張其具有普遍意義之權利，可以「依他起」方式相互包容、彼此依賴。然而，如何融通這三者呢？

叁 藝術實踐形成了迴圈

融通之道，有無限可能。然而，文化黏稠中最高層次的表現不能不是「精神」，尤其來自於各族群累世積澱之良善秉性。自然而然形成的秉性，具有先天(*a priori*)條件；而民族文化的內涵卻是經驗累積，必須透過教化薰習養成，所謂的教育功效。所以說「教育」是文化底蘊的黏著劑，也是做為知識份子應當的責任。從歷史文化的進程來看，閱讀經典、學習典範 (*canon*)是傳統教育的模式，用以增廣見聞，充實知識體系，做一個本真又整全的人，就必須去感受精神生活——這是現代人在物質充沛、科技資訊無限量充斥大腦的生活裡，容易產生精神層面的知識匱乏，並遺忘了人文情懷。經典閱讀是必然的，它是生活中的藝術，提供一個「有思想」的生活；更重要的，生活裡也存在著在地文化的根源性，是我們無法忘懷和捨去的文化習慣，並不需要去否定或是鄙視它。這裡，特別一提的是，經典幫助我們明辨是非和建立完善的知識體系，但是它無法代表全部的世界文化，甚至認為以經典作為所有知識與智慧的判準，也過於武斷，容易陷入優越意識形態的陷阱當中。畢竟，地方性的文化有其獨立的特殊美感，無法與經典並置談論，兩者殊異是無法取代的。Todorov 對「文化」詞性的解釋更是準確的批評：

那麼文化呢？我們知道這個詞今天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人類學的，另一種是教育性的、作為傳統的文化和作為訓練的文化 (*Bildung*)。在某些方面，這兩種意義不僅不同，而且是對立的：訓練是對傳統的背離。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這兩種情況下使用同一詞性的共同點。因此，文化是組織世界、使其可理解的一種手段，它能夠使我們與世界、與他人互動。大眾文化和學術文化都對此做出了貢獻；人類不是保守派所希望的傳統複製品，也不是某些革命者或先鋒派所聲稱

一張白紙。學校教育本身超越了兩種文化意義之間的對立：它使我們熟悉傳統，同時為我們提供了在必要時擺脫傳統的手段。Et la culture, là-dedans ? On sait que le mot a aujourd'hui deux acceptions, l'une anthropologique et l'autre pédagogique, la culture comme tradition et la culture comme formation (Bildung). A certains égards, ces deux sens non seulement diffèrent mais s'opposent : la formation est un arrachement par rapport à la tradition. D'un autre point de vue, cependant, on peut relever les points communs qui justifient l'usage du même mot dans les deux cas. La culture est alors un moyen d'organiser le monde, de le rendre intelligible, et elle nous permet d'entrer en interaction avec lui et avec les autres hommes. Culture populaire et culture savante y contribuent toutes les deux ; l'être humain n'est ni une copie conforme de la tradition, comme le voudraient les conservateurs, ni une tabula rasa, une feuille blanche sur laquelle on peut inscrire n'importe quelle formule, comme le prétendaient certains révolutionnaires ou avant-gardistes. L'éducation scolaire même transcende l'antinomie entre les deux sens de la culture : elle nous familiarise avec une tradition et en même temps nous donne les moyens pour, le cas échéant, nous en affranchir. (Todorov, 1996, p.94)

他認為「文化」這個詞在今天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人類學的視野，將文化視為傳統；另一種是教育性意義，把文化當作培訓人文教養的目的。約略來說，前者是大眾的生活文化，後者是屬於學術性的文化養成，這兩種解釋不但是迥異、通常也是對立的。但是，Todorov 提醒我們「經典可能會是傳統的背離」。或者比較健康地想，大眾通俗文化和學術文化以一種「可理解的手段」對人類做出奉獻，豐富了黏稠的生活世界。學校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使我們熟悉傳統文化，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在必要時擺脫傳統箝制的手段。也許，溫和的 Todorov 看出自由富裕的民主世界並沒有落實兩種文化意義：

確實，問題在於我們富裕的社會，仍然有大多數的人抵制這兩種文化形式：這個社會尚未接受訓練就失去傳統。我回到我的出發點：去文化是一個真正的危險。沒有文化的幫助，世界就失去了意義，甚至失去了存在。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兩種「文化」的共同核心是馬塞爾·孔什所說的「本質文化」，即「擁有和掌握共同語言」，它使我們能夠理解世界並與他人交談，而不是嫁接到其上的所謂文學、藝術或哲學的「特定文化」。Le problème, c'est vrai, est qu'une marge importante de nos sociétés

opulentes reste rétive aux deux formes de culture : elle a perdu la tradition sans acquérir la formation. Je reviens à mon point de départ : la déculturation est un véritable danger. Sans l'aide de la culture, le monde perd son sens, voire son existence. Il ne faut pas oublier toutefois que ce noyau commun des deux “cultures » est ce que Marcel Conche appelle la « culture essentielle”, une “possession et maîtrise du langage commun”, qui permet de comprendre le monde et de s'adresser à autrui, plutôt que les “cultures particulières” qui peuvent se greffer là-dessus et qui s'appellent littérature, art ou philosophie. (Todorov, 1996, p.94)

富裕社會的問題，在沒有接受訓練的情況下就失去了傳統，所以這句話很重要：「去文化是一個真正的危險，沒有文化的幫助，世界就失去了意義，甚至失去了存在。」再者，教育的另一個功能是傳播知識，使我們能夠理解世界，並與他人交談。這樣的文化認知就是生活教育，在所謂文學、藝術或哲學中獲得真正的文化黏稠的真諦。然而，Todorov 批評了某種扭曲的「典範」。

西方思潮中的「典範」，是指從古希臘以來的二元論所主導的思想，屬於西方傳統肩負崇高浪漫的宏大使命。那麼，歐陸邊陲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是否就屬於「非典範」的傳統呢？Todorov 自己說：「我一個極度平民化的國家所接受的最初教育，是物質與精神、狂喜與日常生活之間和諧連續的理想」 de mon éducation initiale dans un pays désespérément plébéien, l'idéal d'une continuité harmonieuse entre matériel et spirituel, entre l'extase et le quotidien. (Todorov, 1996, p.89)他承認自己是在一個絕望的平民化國家接受初等教育，自身純樸性質的民族文化帶給他一種跳脫貴賤有別、二元對立的和諧理想，讓真正的民主自由跨越「區分」的藩籬，存在於物質與精神、狂喜與日常生活之間。有一句話值得省思：「西方模式被用來解釋世界各地的藝術實踐；所謂的『典範』藝術讓我們忘記了非典範藝術」 le modèle occidental sert à expliquer les pratiques artistiques du monde entier ; les arts dits “canoniques” font oublier les arts non canoniques. (Todorov, 1996, p.90)向來，在世界各地的藝術實踐都以西方模式當作典範，若從藝術的角度思惟，「古典的」(高雅的)藝術與「現代的」(生活的)藝術應該是相對而論，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藝術對於大眾日常生活的包容態度：「大眾藝術值得考慮，不僅因為它可以作為『偉大』藝術的起點、原料，也因為它本身就實現了美」 L'art populaire mérite considération non seulement parce qu'il peut servir de point de départ, de

matière première au “grand” art, mais aussi parce qu’il atteint lui-même à la beauté. (Todorov, 1996, p.90)也就是說，大眾藝術雖然通俗，卻是擁有特殊的在地性審美價值，這些都是藝術本身就實現了原始的美感，做為「宏大敘事」藝術的起點，也不為過。

藝術可以是具有教化的功能，但也可以不顧一切的去挑戰藝術真理的崇高性；前者是歸屬於美的範疇，後者則表示藝術家可以表現出瘋狂、不拘形式的藝術。前提是，藝術必須保有自身的本真性，任何自由的藝術形式都值得被尊重。藝術也要回歸生活的基本面來重新審視自己，重新探討藝術與生活、藝術與公眾的關係，這層關係並不一定需要教化的作用。所作家和藝術家在法律上與普通公民負有同等的責任，但在道德責任上，普通公民無法像他們一樣擁有審美意識下的自律與他律的本能。Kant 說過：「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目的。」在這個思辨的時代裡，概念與直覺互相結合，透過想像力表現才能產生出新的知識來。所以，知識份子能夠建立明確的知識，也能夠欣賞並評論美與醜的區別。Todorov 認為，Kant 之所以宣稱「人類在盡可能地『培育』和『文明』之後必須達到的『最終程度』是『道德化』，真正的自由意志在人性本善的驅動下，展現其道德行為」“l’ultime degré” où doit parvenir le genre humain, après s’être “cultivé” et “civilisé” autant que faire se peut, c’est d’être “moralisé”. (Todorov, 1996, p.91)在於他特別強調「道德」這件事，因為人類本質上是社會性的，眾人的個性形成人類的多元性，這當中不可缺少的還有「愛」。然而，落實於社會性行動的過程裡，還必須要自我設定道德的高標準，即——「人只有成為人中之人，費希特」(Man only becomes man among men, Fichte)足以創造卓越的人際關係。因此，Todorov 以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作為人類存在的基礎，而道德則意味著人際關係的完美境界。又，他認為 Arendt 將人類區分為三種人，即「勞動 (labor)、工作 (work)和行動 (action)」；其中「行動之人」是具有思想和相對的政治力表現。在藝術的範疇裡，她也論斷工作與行動的等級劃分，按照她的說法，「行動」高於工作，它是具有最高價值的人類活動。Todorov 做為知識份子的角色，他的種族敏感度建立在他自身的保加利亞文化傳統上，其種族天性所擁有的傳統文化純樸內涵，使得他無法接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專政的環境，也不見容於二次大戰當時德國納粹極權的精英主義。這兩種專制政權彼此勢不兩立，前者以無產階級革命扭曲群眾的倫理意識，後者則是以文化精英姿態迫害猶太人。可以說，反共和反極權的道德意識讓 Todorov 鼓起勇氣轉而接受自己成為被放逐者，這無異於一

項積極的「遊牧行動」！依此，筆者認為 Todorov 兼備保加利亞的知識份子和文化精英身份，他要的是實質生活上的文化融入和互相尊重，以這樣的特殊格調奔向高度文化底蘊的自由法國，並「接受他做為巴黎市民」，這一點才是他極欲移民到法國的真正想法。

Todorov 認為「很珍貴的保加利亞文化」所指為何？也許存在於他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作品吧！東歐的宗教傳統是東正教，中世紀東羅馬帝國以獨特的拜占庭文化藝術融合周遭的地方民族文化，保加利亞為東歐的一員，其文化民族節慶、飲食衣著和西歐自由世界反差很大。尤其，二次大戰之後整個歐洲的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從維也納移轉到巴黎，法國重視自由的高貴氣質以及對共產主義的包容態度，使得青年時期的 Todorov 由衷嚮往，毅然決然地走上「何處是家園」的民族情結之迴圈中。說起來，這種情結非常矛盾：第一、他既要敘述自己的異鄉人情懷，又不願意放棄自己家鄉的傳統，決議尋找第二故鄉。第二、他所表達的態度是想要進入自由世界的舞台，在世界都會中生活，條件是放棄自己的保加利亞國籍。最後的抉擇是成為法國公民——開朗接受「處處是我的暫居地」的移民者心態，甚至可以說——棲息的本質是遊牧！尤其，他又不喜歡納粹，也許納粹是他的童年中曾經經歷戰火的陰影(納粹曾經統治過東歐)，更不喜歡成長過程中在共產鐵幕下長期被壓抑著的生活。Todorov 既想要割斷專屬保加利亞的「文化黏稠」之臍帶，又想要利用它走到世界舞台，如此產生了一種內在矛盾的情結，而解決之道似乎別無他途，必須「兩者兼顧」才行。然而，解決之驅動力如何而來？文學方案有效嗎？通過學習獲得嗎？都是開放的問題。

肆 黏稠有現實驅動力

做為文學理論家，Todorov 最擅長以感性思惟和虛構的幻象式文學結構，進行寫作。嚴格說來，筆者認為他並沒有具備社會學家的批判能力，能夠組織實踐的理論框架，似乎是無法宏觀的提出具體的解決問題方法。所以，我們只能從「個案」描述在其遭遇的現象中，關於民族情結的「文化黏稠」之理解和評論。根據 Todorov 的論述，我們循線索發現到他拋出了一個可以被深思的訊息，那就是「共產世界裡的知識份子算不算是文化精英？」還是說，共產世界出身的知識份子只能被當作「社會底層下多讀一些書的人」而已？

當我們閱讀 *L'Homme dépaycé* 的第一頁，可以發現 Todorov 就以無法返回的

「夢境」做開端，其實，他真正想返回的目的地——才是他心中的第二個家園「法國」。然而，雙重身份的矛盾情結，始終將他連結在種族意識的深淵裡。Todorov 自詡是保加利亞的文化精英，要保有他在學術上的獨特性，因此，他最明顯的意圖就是：做為一個轉向自由世界的學者，想以不屈服的態勢和文學品味來跟法國政府周旋，企圖將保加利亞的傳統文化帶到法國，並申請成為公民。Todorov 是以較高的姿態到法國去，憑藉著自己擁有保加利亞的民族主體性之文化傳統，認為巴黎做為世界文化的窗口應該樂意接受他，而他也將會成為巴黎市民的光榮！

本文著重在探討 Todorov 這位學者的「文化黏稠」之論述，筆者在前述已經提到「教育」是黏著劑，那麼，「愛」就是黏著民族文化意義的精神所在！所謂的「愛」包含了自由意志和普世價值的道德真理，我們從這一段話的理解，可以更清楚理解存在他心中最珍貴的文化資產：

每個人都出生在特定的文化中。對他來說幸運的是：他不必重新組織他所有的經歷，這將是一項超出他能力範圍的任務；他透過所在群體的語言和傳統來了解其文化所特有的組織。如果沒有掌握部分集體記憶，他將注定無法與人交流，甚至失去理智。現代生活摧毀了傳統的許多傳播管道，威脅著個體的軟弱，即去文化。因此，它應該彌補失去的其他管道：學校教育包含其中。一種文化中存在著一定的規範，也就是說所有人共享的知識，這是一件好事：這確保了更好地參與社會生活。out être humain naît à l'intérieur d'une culture particulière. Heureusement pour lui : il n'a pas à organiser à neuf l'ensemble de ses expériences, ce qui serait une tâche au-dessus de ses forces ; il apprend l'organisation propre à sa culture à travers la langue et les traditions de son groupe. Sans cette maîtrise d'une partie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 il serait condamné à l'incommunication, voire à la déraison. La vie moderne, qui a détruit beaucoup de canaux de transmission de la tradition, menace l'individu d'une infirmité particulière, la déculturation ; il est donc souhaitable qu'elle compense les canaux disparus par d'autres : l'éducation scolaire en fait partie. Il est bon qu'à l'intérieur d'une culture existe un certain canon, c'est-à-dire des connaissances partagées par tous : cela assure une meilleure participation à la vie sociale. (Todorov, 1996, p.109)

每個人先天擁有的文化條件都是特殊的，對個己來說，也都是幸運的。透過學校教育和生活中的文化學習，養成該民族的文化特性與規範，透過所在群體的語言

和傳統，來了解其文化所特有的組織，這就是「文化黏稠性」！跨越國界的移民，如果沒有掌握民族文化某部分的集體記憶，他將注定無法與人交流，甚至失去理智。然而，現代生活摧毀了一些能夠保留「傳統」的傳播管道，威脅著個體的特殊性，就是「去文化」之後產生的危機。因此，教育是彌補文化被遺忘的最佳途徑，確保人們更好地參與社會生活。再更具體的說明教育實踐的行動，應該要掌握住自己的傳統，即便離家愈遠，所到之處都是延續自身文化並開花結果的再生之處：

你必須從掌握自己的傳統開始：只有經過特定的道路才能通往普遍的道路。然而，人文主義和自由教育的目標更加雄心勃勃：就是要形成開放的心態，同時寬容和批判。為了實現必要的環境改變，或是放棄自我中心和種族中心的幻想，我們必須學會脫離和遠離自己的習慣，從外部看待它們。實現這目標的唯一方法是將自己與他人的標準進行比較，並發現後者的合法性(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放棄超文化判斷：暴政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害的)。Il faut commencer par maîtriser sa propre tradition : il n'est de voies qui conduisent à l'universel que celles qui passent par un particulier. Le but de l'éducation humaniste et libérale est cependant plus ambitieux : c'est de former des esprits ouverts, tolérants et critiques à la fois. Pour procéder au nécessaire dépaysement, ou renoncement aux illusions égocentriques et ethnocentriques, on doit apprendre à se détacher de soi-même, à se distancier de ses propres habitudes, à les voir comme du dehors. La seule manière d'y parvenir, c'est de confronter ses normes avec celles des autres et de découvrir la légitimité de ces dernières aussi (ce qui ne veut pas dire que l'on renonce aux jugements transculturels : la tyrannie est néfaste sous tous les climats). (Todorov, 1996, p.110)

從掌握自己的傳統開始，只有經過特定的道路才能通往普遍的道路。因此，人文主義和自由教育的目標朝向「開放、寬容和批判性」的思維，為了實現必要的環境改變，或是放棄自我中心和種族中心的幻想，我們必須學會脫離自己，遠離自己的習慣，從外部看待它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就是以「交互共業」(interaction in coexistence)的社會規範與包容心態，採取對異質文化的相互調適，做到超文化的開放性，以發現其他文化的優越之處。這是理想，也是真正應該落實的民主意識。然而，我們嚴格審視現代社會，似乎在民主世界生活的人逐漸失去自我管理的能力，Todorov 語重心長的提出對資本主義社會現象觀察：「某些民主價值的衰

落，尤其是自治的基本價值的衰落」le recul de certaines valeurs démocratiques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de la valeur cardinale de l'autonomie. (Todorov, 1996, p.111)他認為，現代的民主意識已經擺脫了舊時代「必須服從自然與神權」的思想箝制，現代公民擁有自治權。我們可以這麼說，現代人服從法律要求自我管理，將自己視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即使要求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個人依然無法脫離社會。令人擔憂的是，民主意識的負面行為是「推託責任」，總是認為生活上的不順遂都是他人所為，而「我」是純粹的受害者，不應為此承擔任何責任。因此，現代人的薄弱意志造成一種趨避的心理，順理成章的去抱怨和抗議，甚至：「繼續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比獲得所受罪行的賠償更有利（假設該罪行是真實的）：不會一次滿足你的願望，而是保留永久的特權，確保你得到他人的關注和認可。如今感到新奇的是，個人的受害者角色在公共領域得到了認可」Il est plus avantageux de rester dans le rôle de victime que de recevoir une réparation pour l'offense subie (à supposer que cette offense soit réelle) : au lieu d'une satisfaction ponctuelle de vos désirs, vous gardez un privilège permanent, l'attention et donc la reconnaissance des autres vous sont assurées. Ce qui est nouveau de nos jours, c'est que ce rôle de victime individuelle est revendiqué sur la place publique. (Todorov, 1996, p.112)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遠比做錯事的人更有利，似乎就是偽裝民主的「假象」——無論對錯，多數人總是將同情心投給他們眼中的弱者。如今的社會默許這種「受害個體」的身份，是這個時代的奇異現象，或者說是民主社會的遺毒。

伍 結語

總而言之，「自由」是人人嚮往的！世界人權公約第一條明白標出普世的自決權：「我們天生自由而且平等」，舉凡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自由，經由家庭教養、學校教育的養成，讓獨立的個體擁有自己的觀念和想法，所以，不分種族性別應當都被同等對待。繼上述的偽民主現象，就是自由之濫用。

似乎，全球化現象也是如此，「地方」為了屈從全球化利益而犧牲自我的獨特性，或者說，為了順從全球化的整體利益而想徒勞地分一杯羹，而出讓自己的特質，因而自我「異化」。這是觀念上的自我矮化，由於信念不夠強大，無法戰勝群體利益的邪惡力量。事實上，權利上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真正的平等，強者與弱者、富者與窮人、美與醜之間的對立永遠會存在，所謂的政治平等只不過是遊戲的規則之一，並不代表結果。我們對於多元文化是要抱持著尊重的態度，強調

對話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做到尊重差異」，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多元社會，才能真正擁有這樣的美德。因此，「超文化」的終極目標是建立在一種開敞的、寬容的精神上，願意理解他人並承認「你-我」差異，才能在此基礎上與他人進行有效的對話與交流，也才能夠做到真正的共融社會。

綜述我們所理解的，Todorov 在書寫中隱隱呈現的「文化黏稠」之重要性，就是要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初始黏稠』」即——喚醒人的「本真性」。如此說來，這種追尋自由真諦的勇氣必須是要能夠棄種種偏見和執念，以開放的心胸來擁護「真理」之普世價值。綜述本文，重點如下：(1)在自由世界最合時宜的作為，就是「人權至上」，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國籍、社會出身和其他見解。(2)「超文化」是包容差異最好的作為，經過文化調適，摒除去文化的愚昧思想，這才是擁護自由的文化人應有的德性。(3)一個民族的「文化黏稠」之最高層次就是美的精神內涵，表現在藝術、愛和良善的語言交談，高尚的人格必須是跨越種族歧異的心態。Todorov 迷路在雙重身份的迴圈中，家園失色與重生的景致也相連而一致。或許，迂迴才是歸返之最順利的途徑。

參考文獻

- 雅斯佩斯 (Jaspers, K. T.) (2013)。時代的精神狀況 (王德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1951)
- 沃爾夫 (Wolf, E. J.) (2013)。歐洲沒有歷史的人 (賈士蘅譯)。麥田出版。(原著出版於 2010)
- 托多洛夫 (Todorov, T.) (2004)。失卻家園的人 (許鈞、侯永勝譯)。桂冠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1996)
- 齊澤克 (Žižek, S.) (2016)。事件 (王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2014)
- 鮑曼 (Bauman, Z.) (2018)。液態現代性 (陳雅馨譯)。商周出版。(原著出版於 2000)
- 鮑曼 (Bauman, Z.) (2018)。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 (谷蕾、胡欣譯)。麥田出版。(原著出版於 2003)
- 劉國英 (2018)。法國現象學的蹤跡：從沙特到德里達。漫遊者文化出版
- 蔡瑞霖 (1999)。宗教哲學與生死學。南華大學出版

- Habermas, J. (1991).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McCarthy, T. translator).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Jaspers, K. T. (1951). *Man in the Modern A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 Todorov, T. (1996). *L'Homme Dépaycé*. Éditions du Seuil.
- Wolf, E. J. (2010).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2).

Lost: Returning in a loop—How to use the perspective of "L'Homme dépaycé" to understand the stickiness of culture?

Hsiu-Ru Hsieh*

Abstract

How important is freedom for intellectuals who decide to live in a foreign land? Let him leave his discolored home, bravely abandon everything, and find another more beautiful scenery. similar to a nomadic process, It seems to be longing for certain traces in its unique circle. Not only is its "double belonging" questioned by the outside perspective, but it also faces the reflection of its inside "double discourse". These two statuses compound his alienation from self-identity and will make people "disorientated"(dépaycé). Bulgarian scholar Tzvetan Todorov chose to live in France because he thoroughly hated communism. This is a vivid example. Moreover, as an intellectual, he put forward the ideal view of "transcultur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alled for the vision of mutual tolerance and adapt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heterogeneity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literary discussion of his autobiographical "L'Homme dépaycé" (The Disorientated Man),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From a pessimistic perspective, the use of the word "dépaycé" in the title of his book means "lost direction", indicating the confusion of immigrants who have abandoned their own culture and are unab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 from an optimistic perspective, immigrants maintain their ethnic dignity to resist oppression and threats, the process is difficult but deep meaningfu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multiculturalism cannot be erased, as well as If we want to be completely inclusive, each party must deeply accept the other's heterogeneity. Especially, it is suggested as important to master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stickiness" radically! Whether "local" or "otherwise" where we should recognize differences, sincerely tolerate each other, and have authentic freedom.

Keywords: dépaycé, cultural stickiness, transculturation, freedom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February 27, 2024.

Accepted: March 8, 2024.